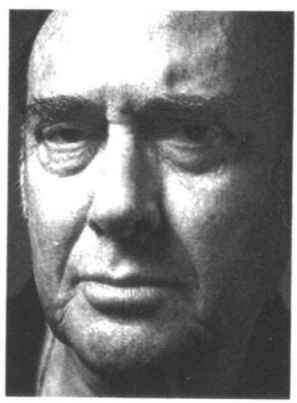
2005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哈罗德·品特
[英　国]



The Nobel Prize

{获奖评语}

“他的剧作发现了
掩盖于日常闲聊下的深刻
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　）英国剧作家，出生于伦敦的犹太家庭，到目前为止，品特已经写下了32部戏剧和24部电影剧本，另有不少诗歌和散文，其中《生日聚会》、《门房》、《归乡》等作品代表了西方现代派戏剧的最高成就。品特本人也被评论界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剧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代表英国戏剧创作的一个流派“品特派”。

品特的戏剧自20世纪70年代后，越写越短小精悍，政治社会性也越来越强，逐步从早期的荒谬戏剧、存在主义戏剧，过渡到政治戏剧。2005年3月，品特干脆宣布终止自己的剧作生涯，今后将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之中。在最近几年中，这位年逾七旬的剧作家一直热心参与反对英国首相和伊拉克战争的运动。

作为一位有鲜明政治观点的文学家，品特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认为“他的剧作发现了掩盖于日常闲聊下的深刻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艺术　真相　政治

我于 1958 年写道：

“真实与虚幻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真实与谬误之间也是如此。事物不是非真即假，而是亦真亦假。”

我相信这些观点至今仍有意义，在用艺术表现现实时也同样适用。因此，作为一位作家，我赞成这些观点。然而作为一名公民，我却无法同意，我必须问：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谬误？

戏剧中的真相永远难以捉摸。你必须去寻求无法找到的真相，并竭尽全力，视其为己任。你时常在黑暗中偶遇真相，与它相撞抑或只是瞥见一种似乎与之吻合的表象或者形式，而你总是全然不知。在戏剧艺术中，真正的真相就是：所谓的唯一真相是无法找到的，那里有很多真相。真相之间彼此争鸣、此消彼长、交相出现、互不顾忌、彼此嘲弄、相互蒙蔽。有时你感觉片刻间把握住了真相，但它很快从你指间溜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常有人问我，我的戏剧是怎样创作的。我说不出，甚至也不能总结我的剧作，只能说剧作就这样自然产生了。剧作正是剧中人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我的大多数剧作由一行台词、一个词或者一个意象产生而来的。意象经常伴随着特定的词。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是如何捕捉到从脑

海里蹦出来的两行台词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象。

这两部剧作是《归乡》和《旧时光》。《归乡》的第一行台词是"你拿剪刀干啥了?"《旧时光》的第一行台词是"黑"。

每个例子里都没有更多的信息。

很显然，在第一部剧作里，一个人正在找剪刀，并向怀疑对象追问剪刀的下落。不知何故，我觉得被问话的人对剪刀和质问者满不在乎。

"黑"被用来描绘某人的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是对一个问题的应答。每次我都发现自己被迫去寻根问底，这个过程从视觉上看就像阴影慢慢地褪去直至变成光亮。

我总是在剧作开头把人物称为 A,B 和 C。

在《归乡》这部剧作中,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一间陋室,质问坐在破沙发上看赛马报的一个看上去更年轻的男人。不知何故，我怀疑 A 是父亲,B 是儿子，但我毫无依据。稍后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当 B(后来的兰尼)对 A(后来的马克斯)说:"爸爸,能不能谈点别的?我想问你一件事。我们刚才吃的晚饭叫什么来着?你管它叫什么?你干嘛不买条狗呢?老实说,你只配给狗当厨子。你以为你在打发狗呢!"因为 B 管 A 叫"爸爸";我就理所当然地假设他们是父子。显然是 A 做饭,其厨艺看来没有得到好评。这难道意味着家里没有母亲吗?我不知道。但当时我告诉自己，故事开头无从知晓其结局。

"黑"。一扇大窗。夜幕降临。一个男人 A(后来的迪利),和一个女人 B(后来的凯特)正坐着喝酒:"胖还是瘦?"男人问道。他们正在谈论谁?然后我看见一个女人 C(后来的安娜)站在窗边,在另一种光线下,她背对他们,发色乌黑。

这是奇妙的一瞬间，以前并不存在的人物就在这瞬间塑造出来了。接下来的创作是断断续续的，不确定的，甚至充满幻觉，尽管有时文思如泉涌。作者的处境很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说，剧中人物并不欢迎

他，他们反抗他，跟他格格不入，令作者难以琢磨。你当然不能指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你在跟他们玩没完没了的游戏，猫捉老鼠，捉迷藏，躲猫猫。最终你会发现你一手造就了有血有肉的人，有意志的人，有自身感受的人。他们如此生动鲜活，令你无法改变、操纵或扭曲。

因此，语言在艺术中是非常含糊的，似流沙、似蹦床、似冰封的水池。任何时候，作者都可以在语言中找到出路。

如我所述，寻求真相是永无止境的，不可推延，不可搁置。你必须直面真相，就在当时当地！

政治戏剧对真相问题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无论如何要避免说教，力求客观，要让剧中人物畅所欲言。作者不应该限制或者束缚他们来满足个人口味、好恶或者夹杂个人偏见。他应该多角度、全方位、毫无约束地来处理剧中人物，偶尔出其不意地控制他们，但要给予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自由。这并不总是行之有效。当然，政治讽刺剧不遵循这些规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在《生日聚会》这部剧中，我展示了密林中的各种未知与可能，并在结尾集中描写了平息事件。

《山里话》表面上没有描写这些活动，其实仍很血腥、短暂和险恶。剧中的士兵的确从中得到了乐趣。有时人们会忘记施虐者容易乏味，他们需要一点笑声来打起精神。当然，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所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点。《山里话》的上演时间只有 20 分钟，却可以不断持续、周而复始。相同的模式也可以再三重复、循环往复、永不停息。

在我看来，《尘归尘》的故事似乎发生在水下。一个快溺死女人的手在波涛中挣扎，继而被波浪吞没。当伸手够着别人时，她却发现没有人在那里，无论是在水上还是水下，只看见了阴影和倒影在飘动着。在这幅溺死的景象里，这个女人是一个迷失的角色，她无法摆脱看似只属

于别人的死亡命运。

正如他们死了一样，她也必须死。

政治家所用的语言没有进入任何真相领域。事实证明，大多数政治家感兴趣的不是真相而是权力以及权力的维护。为了维护权力，关键要让人们保持无知，生活在无知中，无法了解真相，即使这个真相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被无数彻头彻尾的谎言包围着，靠谎言为生

正如这里每个人所知道的，侵略伊拉克的正当理由是萨达姆·侯塞因拥有大量杀伤性的危险武器，其中有的会在 45 分钟内发射,能带来骇人听闻的毁灭。我们都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被告知，伊拉克与盖达组织有牵连,要为 2001 年纽约‘9·11’事件负责。我们都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威胁着世界的安全。我们都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事实。

真相恰恰相反。真相与美国怎样理解并扮演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有关。

在回到现实以前，我想回顾一下过去。我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由于时间所限，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对这段历史进行审查。

每个人都知道二战以后前苏联和整个东欧所发生的剧变：有组织的残暴行径、滥用武力以及对独立思想的无情镇压。这一切都被记载并得到核实。

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的罪行只是被一笔带过，没有被证明，也没有被公认，更别提被治罪了。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咎由自取的，而且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尽管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前苏联的牵制，但其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显然说明它依然在利用特权恣意妄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事实上，美国惯用的方法不是直接侵犯主权国家，它主要倾向于所谓的“低烈度冲突”。低烈度冲突指的是成千上万人慢慢死去，要比美国用炸弹进行一次性轰炸慢得多。这意味着美国感染这个国家的心脏，使其毒素恶性蔓延，然后在一旁静观病疽腐烂。当民众被征服或被打死时(这是一回事),美国的朋友、军队和大企业则舒适地执政了。这时美国走到镁光灯前说民主胜利了。这就是我所指的多年来美国普遍实行的外交政策。

尼加拉瓜悲剧就是一个重大事件。这里我把它作为一个范例来说明美国当时以及现在在世界上所充当的角色。

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美国驻英大使馆的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将决定是否要拨出更多的钱财来资助反政府人员在运动中抵抗尼加拉瓜政府。我是尼加拉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我方带团人是约翰·梅特卡尔夫神父；美方带团人是雷蒙德·塞茨（时任副大使，后升至大使)。

梅特卡尔夫神父说道：“先生，我是尼加拉瓜北部教区的神父。我的教区居民修建了学校、卫生所和文化中心。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几个月前一伙反政府武装袭击了教区。他们毁坏了一切：学校、卫生所和文化中心。他们强暴护士和教师，残忍地屠杀医生。他们像野蛮人一样。请您要求贵国政府撤销对这次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的支持吧！”

雷蒙德·塞茨以其理智、责任感和成熟老练而著称,在外交圈里倍受尊敬。他听后顿了一下,然后语气庄重地说道:“神父,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在战争中，受难的往往是无辜者。”双方陷入了一阵冰冻般的沉默,我们死死地盯着他。他迎着我们的目光,毫不退缩。

的确如此，受难的往往是无辜者。

最后有人反驳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辜者’是贵国政府资助的可怕暴行的受害者，此次事件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国会资助反政府

人员更多钱财的话,这类的暴行还会发生。难道不是吗 难道贵国政府不为自己出资支持那些屠杀和破坏主权国家公民的暴行感到可耻吗？”

塞茨很冷静地答道：“我认为刚才所陈述的事实并不能支持您的观点。”

当我们离开大使馆时，一位美国副官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剧作。我没有回答。

我想提醒大家,当时里根总统曾说过这样的话“反政府成员是我们的精神奠基者。”

美国扶持尼加拉瓜残忍的索摩查制度长达 40多年。1979年,在桑地诺解放阵线领导下，尼加拉瓜人民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推翻了其独裁政权。

桑地诺解放阵线并不尽善尽美。他们自以为是，其政治哲学自相矛盾,但是他们聪明、理智、有文化。他们着手建立一个稳定、公平、多元化的社会。他们废除了死刑；把无数赤贫农民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把土地分配给十万多户家庭；修建了两千所学校；在全国举行几次文化运动，使文盲的比例降低到七分之一以下；建立了义务教育和免费卫生服务体制；把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根除了小儿麻痹症。

美国公然谴责这些成就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行为。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例子。倘若美国允许尼加拉瓜建立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公平原则，提高卫生保健和教育标准，达到社会团结和获得民族自尊，其他邻国便会纷纷效仿。当时正值萨尔瓦多人民猛烈地反抗其统治政权。

我先前提到了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里根总统总把尼加拉瓜描绘成‘极权主义地牢”,媒介和英国政府当然就把他的论调说得相当正确公平。事实上,在桑地诺政府的统治下,没有新兵

死亡纪录；没有虐待纪录；也没有体制或官方军事野蛮行为纪录。在尼加拉瓜没有神父遭到谋杀。在政府里有三名神父，其中两个耶稣会士，一个马利诺外方传教会神父。极权主义地牢实际上是尼加拉瓜的邻国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美国在 1954年推翻了民主选举的危地马拉政府，据估计二十多万人成了相继登台的军人独裁政权的受害者。

1989 年，由美国乔治亚州本宁堡训练的阿尔卡特军团的一个营在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残忍地杀害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六位耶稣会士。勇敢的罗梅罗大主教在作弥撒时被暗杀。据估计被杀害的群众达七万五千名。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相信更好的生活有可能存在并且一定能实现，这种信念让他们立刻成了共产主义者。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敢于挑战满是贫穷、疾病、堕落、压迫现状，而这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美国花了很多年最终扳倒了桑地诺政府，其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无情的经济制裁以及三万人的死亡最终削弱了尼加拉瓜人民的精神。他们精疲力竭；国家又变得一贫如洗；国内重新出现了赌场；免费卫生服务和义务教育结束了；大企业猛烈地反扑回来了。“民主”从而获胜了。

但是该“政策”绝不仅限于中美洲，美国将之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它永无休止，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持甚至很多时候造就了右翼军事独裁政权。我指的是印尼、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还有智利。1973 年美国在智利制造的恐怖行为令其永远无法脱罪，获得原谅。

这些国家死了几十万人。这些事真的发生了吗？所有的情况都应归咎于美国外交政策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事确实发生了，而且应归咎于美国外交政策。大家对此却一无所知。

这从来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就算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没有发生的。这无关紧要，没有人感兴趣。美国犯下的罪行是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也是恶意的、残酷无情的，但很少有人去真正谈论这些罪行。你不得不听任美国摆布。实际上美国在操纵着世界，却把自己伪装成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一股力量。这是一种卓越的，甚至可以说是机智的、异常成功的催眠方法。

我要向你们指出的是：毫无疑问，美国表演秀是最引人注目的。美国很残忍、冷漠无情，蔑视一切，但其手段相当高明。作为一个推销员，它自我推销，其最善于推销的商品就是自爱。它也是大赢家。听听历届美国总统在电视上所说的“美国人民”这个用语。他们说的整个句子是：“我对美国人民说，祈祷的时间到了，捍卫美国人民权力的时间到了。我号召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他在行动上代表美国人民。”

这是一个妙计，语言实际上被用来掩饰真正的想法。“美国人民”这一用语不折不扣地成了让人安心的艳丽靠垫。你不需要思考，只要身子往后躺在靠垫上就行了。靠垫会窒息你的智力和判断力，但确实十分舒适。“美国人民”当然不包括美国国内那些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的四千万人民以及被关押在各地古拉格式监狱里的两百万男女在内。

美国不再为低烈度冲突感到困扰了，不再认为保持沉默甚至采取迂回的方式很重要了，而是公开摊牌使用武力。它根本不把联合国、国际法或者异议放在眼里，认为这些既无效也无关。它首当其冲，后面紧跟着咩咩叫唤的小羊羔——可怜而无力的英国。

我们的道德感究竟怎么了？我们曾有过道德感吗？这个词语指的是什么？它指的现在很少有用到的术语“良心”吗？良心不仅与我们的行为有关，还与承担他人行为的责任有关吧？良心都死了吗？看看关塔那摩海湾监狱。许多人没有受到指控就被囚禁了三年多，没有合法的代表权或者程序公正法，却被判处终生监禁。这种非法机构继续无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内瓦公约。它不仅得到了宽容,而且所谓的‘国际公社’从未考虑过这个监狱。这种罪行是由一个国家触犯的,而该国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我们考虑过那些关塔那摩海湾监狱的囚犯了吗?媒体是怎么报道他们的?他们偶尔会在报纸第六页的一小条新闻报道被提到。他们被拖运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可能将永远不能返回。目前很多人参加反饥饿罢工,被强行喂食,这包括英国居民。这些强行喂食程序的动作谈不上小心翼翼,不用镇静剂或麻醉剂,直接把管子插进鼻子通到喉咙里,致使人们吐血。这是非人的虐待。英国外交部长对此作做出过任何解释吗?没有。英国首相对此事作做出过任何解释吗?没有。为什么不呢?因为美国曾说道,指责我们在关塔那摩海湾的行为是不友好的举动。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所以布莱尔就闭嘴了。

侵略伊拉克是一种强盗行径,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国家恐怖主义,是对国际法规的公然蔑视。这次侵略是武断的军事行动,它依赖的是层层谎言,通过恶意操纵媒体进而操纵公众。这次侵略试图巩固美国对中东的军事控制以及经济控制,它化装成、至少扭曲成解放的形式,所有正当理由都不能为美国的罪行开脱。美国可怕的军事行为导致了无数无辜者的死亡和伤残。

英美军队把酷刑、集束炸弹、贫铀弹、无数无辜者的死亡、堕落和痛苦带给了伊拉克人民,却口口声声称之为“把自由和民主带到了中东。”

在被称为一个屠杀者和战犯之前,你已经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十万人吗?恐怕远不止。因此布什和布莱尔应该被国际刑法庭传讯。但布什一直很聪明,他没有承认国际刑法庭的存在,所以美国士兵甚至政治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布什庇佑下的码头上。可托尼·布莱尔承认法庭,所以就可以被起诉。如果法官们感兴趣的话,我们把他的地

址告诉法庭。其地址是伦敦,唐宁街 10 号。

死亡在这一点上是不相关的，布什和布莱尔都对死亡避而不谈。当伊拉克叛乱开始时，至少十万伊拉克人早已被美国炸弹和导弹杀死了。这些人无关紧要。他们的死亡并不存在。他们的死亡记录是空白的。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被记录为死亡。美国将军汤米·弗兰克斯说道："我们不计算尸体。"

在这次侵略行为的早期，英国报纸的头版刊印了托尼·布莱尔亲吻一个伊拉克小男孩脸颊的照片，标题被命为"满怀感激之心的儿童"。几天后报纸又刊登了另一个没有胳膊的四岁小男孩的故事和照片。他家遭到导弹轰炸，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什么时候我的胳膊能找到？"他问道。故事就此打住了。好了,托尼·布莱尔用双臂抱的不是这个没有胳膊的男孩，也不是其他任何残疾儿童的尸体，更不是血腥的尸体。血污是肮脏的。当你在电视上真挚地演讲时，血污同样会染脏你的衬衫和领带。

美国两千名死亡士兵的处境很尴尬，他们的尸体被秘密运到坟墓里，葬礼在安全地带很谨慎地举行。伤者躺在床上，伤口在腐烂，有的将终生残废。因此死者和伤者都在不同的坟墓里腐烂。

现在摘选巴勃鲁·聂鲁达的一首诗,名叫《解释一些事情》。

一天清晨一切都在燃烧，
一天清晨篝火
在地球上蔓延
之后就是大火，
之后就是火药，
之后就是鲜血。
乘着飞机的强盗和摩尔人

戴戒指的强盗和公爵夫人，

强盗和黑衣修士口念祝福，

从天而降来杀害儿童

儿童的血流遍了大街小巷。

豺狼啊，令人鄙视的豺狼，

石头啊,干蓟会咬住并吐出，

毒蛇啊，令人痛恨的毒蛇。

面对面,你看见了鲜血

在西班牙楼塔上，犹如浪潮

一个浪头把你淹没

用骄傲和刀子。

背信弃义的

将军们：

看看我那毫无生气的房屋

看看支离破碎的西班牙：

在那些被烧毁的房屋上

是炽热的金属而不是鲜花

昔日辉煌的西班牙

已变得千疮百孔

儿童被步枪瞄准后打死了

罪恶在子弹中诞生了

有一天子弹会

把你们的心脏作为靶心

你会问 为什么他的诗里

不再诉说梦想和树叶

还有祖国的巨大火山？

来看，大街小巷流满了鲜血。

来看

大街小巷流满了鲜血。

来看,鲜血

流满了大街小巷！

需要阐明的是，我引用聂鲁达的诗绝不是把西班牙共和国比作萨达姆·侯塞因的伊拉克共和国。我引用它是因为在我读过的当代诗歌中，这首诗是如此深刻有力地描写了对平民的狂轰滥炸。

我早就说过,美国现在公开坦言使用武力,这是事实。现在美国官方宣称的政策就是“全方位控制”，这不是我的术语，而是美国人的。“全方位控制”指的是控制土地、海洋、天空、太空以及所有附属资源。

现在美国在世界上 132 个国家中拥有 702 个军事设施，当然要光荣地排除瑞典。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但是他们确实已经在那里了。

美国拥有八千枚活性操作的核弹头，其中两千枚处于轻触扳机即发的警戒状态，在十五分钟的警告后会即刻发射；而且新核力系统“地堡杀手”正在研制中。英国积极响应，打算替换自己的核导弹“三叉戟”。谁会是他们的目标呢？本·拉登？你？我？乔·多克斯？中国？巴黎？天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美国拥有并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这种疯狂,这也是美国当前政治原则的核心。我们要提醒自己,美国的军事立足点是永久性的，并毫无松懈迹象。

即使没有百万之众,仍有许多美国人为其政府的行为感到恶心、羞愧和愤怒，事实表明他们还未形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日益加深的焦虑感、不确定感以及恐惧感是难以消除的。

我知道布什总统有很多高明的演讲辞撰写人，但我还是毛遂自荐

来担当此任。我提议他在全国电视演讲中用下面简短的演说词。我看见他一脸庄重,头发经过精心梳理,摆出一副严肃、真诚的样子,有时挂着笑,能博取听众的欢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像个男人中的男人。

“上帝是好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好的。我的上帝是好上帝。本·拉登的上帝是坏的。他的上帝是坏上帝。萨达姆的上帝是坏的,不过他没有上帝。他是野蛮人。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不会砍下人们的脑袋。我们相信自由。上帝也相信自由。我不是野蛮人。我是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我们的社会富有同情心。我们施行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电刑和致命注射。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我不是独裁者。萨达姆是。我不是野蛮人,他是。是的,他是,他们都是。我拥有道德的权威。你看到这个拳头了吗?这就是我的道德权威。你要记住!”

作家生活是易受攻击的,几乎不受任何保护。我们没有必要为此哭泣。既然这是作家的自我选择,就要坚持下去。所有的风都冲你而来,有的还冰冷刺骨,这么说很恰当。你孤立无援而且处境危难。你发现没有避难所,没有保护伞,除非你撒谎。倘若你成了政客,你就已为自己修建了保护所,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今晚我多次提及死亡。现在引用我所写的《死亡》一诗。

哪里找到了死尸?
谁找到了死尸?
何时找到了死尸?
怎样找到了死尸?
这是谁的死尸?
谁是死尸、弃尸的
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

当尸体被弃时人死了吗？

尸体是被弃的吗？

谁丢弃了尸体？

死尸是裸体的还是穿着衣服的？

凭什么你宣称死尸是死的？

你宣称死尸是死的了吗？

你了解死尸吗？

你怎么知道死尸是死的？

你擦洗过死尸的身体吗

你合上了死尸的双眼吗

你掩埋了死尸吗

你对弃尸置之不理了吗

你亲吻了死尸吗

当我们看着镜子时，认为所看到的镜像很精确。但是稍微把镜子移动一毫米，镜像就改变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永无止境的折射。有时候作者需要打破镜子，因为真相在镜子的另一面盯着我们看。

我相信尽管困难重重,知识分子的决心仍应坚贞无畏、热烈果断并始终不渝。作为公民，为生活和社会中真正的真相作出定义是我们所有人应尽的义务。事实上，这是强制性的义务。

倘若我们的政治远见里不含如此决心，便会毫无希望重塑那几近失去的人类尊严。

（罗红云译）

2004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
[奥地利]



The Nobel Prize

{获奖评语}

“因为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
音乐般的韵律，并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
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

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1946－　）出生在奥地利中部施蒂利亚州米尔茨楚施拉格市一个有捷克犹太血统的家庭。

耶利内克的作品在欧洲颇具影响，受到很多国家读者的欢迎。她的许多作品强烈批评男性的专制和暴力，因此耶利内克还有“激进女性”之称。

主要作品有文学集《莉萨·沙滕》，讽刺小说《我们是骗子，宝贝！》以及《情欲》、《女情人们》、《钢琴教师》等。

耶利内克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十位女性。

越　　位

为观察人生效劳

写作就是扭曲的才能，即曲折地表现现实的才能吗？当然，作家也许很喜欢扭曲，但这对于我来说会怎么样呢？对于那些对某种现实一无所知的人会怎么样呢？它是那样凌乱，没有一把梳子可以理顺。作家走马观花,匆匆一瞥,不满意地把一头乱发弄成某一种发型,然后,通宵为之苦恼。作家的观察方式也许出了差错。漂亮地盘起来的头发，也可能从它的梦幻之乡再次散乱，或再次柔软下垂，像一道遮脸的面纱一样，很快就驯服了，或者，面对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又情不自禁直竖起来。它不想被弄得规规矩矩。不管你用脱落了几个梳齿的梳子如何经常梳理，它也不想驯服。有几绺头发也许没有先前那样硬直了。

写作，描写已发生事件的写作，从作家的手指间溜过，就像流逝的时间一样——不仅仅是被描写的生活片断的那段时间。从生活的横断面来看，没有人能够真正地逃逸。这里的时间，不仅仅是这个作家写作的那段时间，也不仅仅是他没有直接经历过的那段时间。同时，它既不是活着的时间，也不是死去的时间，时间根本就没有死。当一个作家不断写作时，时间发现了它进入别的作家作品的路径。因为它是时间，它可以同时做不同的事情：寻找作家自己的创作道路，同时闯入别人的创作道路，把别人散乱的头发当作时新的风尚，甚至卷入从现实的方向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